



在馮·沃爾夫的花園堡壘，同為 AI 詠唱師

醫技系五年級 游芯瑜同學

台大文學獎自 2024 起推出 AI 共作項目。作為兩度獲獎，並被評審評選為與 AI 協作互動性最高、設定最細膩的「AI 文學詠唱師」，我從不認為 AI 會取代作家，因為以 AI 寫作，以及傳統寫作，是兩者完全不同的思考邏輯。

在傳統寫作中，靈感占了很大一部分，文字、情節的走向，時常並非作者說的算，更多時候，是文字自己流淌出來；尤其新詩創作，更被形容為，詩在被寫下之前，就已經完成了。而 AI 寫作，更像是寫程式，作者必須已有完整架構，才可能產出別具新意與深意的作品；對我而言，這充滿了競賽解題的刺激感。

然而，這種「程式設計」般的創作邏輯，並非 AI 時代獨有。

高美館 2025 年度大展《馮·沃爾夫的花園堡壘》，我目睹另一種令人驚嘆的實踐。馮·沃爾夫這位藝術家，令我驚嘆根本是人間 AI 吧。早在 AI 出現之前，他便以優秀的畫工，強制解構所有藝術史經典元素，再重新拼組使之對話。抽象幾何主義的多點透視與浮世繪的扁平透視居然如

此毫無維和，連AI都不敢這樣畫。他挑釁藝術品味，考驗藝術史常識，將師徒、對手的作品並置，囂張、荒謬到了極點。

傳統創作的核心被認為是「靈感」，一種神秘、內湧、不可控的過程。然而，無論是AI詠唱還是馮·沃爾夫的藝術，都揭示一條相反的路徑——創作始於絕對的清醒與規劃。

AI詠唱要求作者成為清晰的架構師。除了對於大綱有完整、清晰的目標外，想要產出具有「文學性」與「文氣」的作品，更需要作者對於語言的深刻認識。以中文為例，AI生成的中文距離感，多來自於「語言帶來的思考邏輯差異」。LLM以英文思考，其時態與名詞化結構，在翻譯後易淪為冗詞贅字。中文的特色在於沒有時態，可以省略主詞，呈現模糊的曖昧韻味，而如何利用指令使AI呈現此特性即是關鍵。其次，AI時常為人詬病的「過度解釋與描述」，在講求意境、幽玄的東亞美學中，大幅降低了質量；因此，比起正面提詞，我更常使用反面提詞，讓AI不要生成過多內容，保留留白之美。最後，讀者此時不該知道之事，就不要寫進大綱；同理，也不要告訴AI。這已是敘事學的嚴格實踐。

馮·沃爾夫則將藝術史全然客觀地視為一個龐大的符號系統庫。林布蘭的光影、達文西的構圖、浮世繪的線條、畢卡索的形變，對他而言皆非承載神聖價值的「真跡」，而是可提取、可分析、可移植的視覺代碼。他進行著跨風格、跨時代、跨文化的強制「對話」。例如，畢卡索的年代，浮世繪在歐洲早已沸沸揚揚，因此畢卡索拒絕已成為大眾審美的浮世繪。沃爾夫卻好奇，能否讓兩者產生對話，而從結果看，是十分成功的。

這便引出一個關鍵問題：這是否意味藝術繪畫的符號，皆具有一定普世性，即便經去脈絡化的解構後，仍保留其象徵意義，縱然產生了延異，但其結構、核心仍是相同的？

如果說創作邏輯是技術性的，那麼驅動這種創作的美學核心，則更為哲學與顛覆。在馮·沃爾夫的作品，特別是其花卉肖像畫系列中，我看到與我的AI 實踐同構的精神內核——對「主體性」的消解渴望。

花卉與肖像，皆是西洋繪畫史的重要元素。尼德蘭畫派的花卉靜物，象徵萬物必衰、凡事皆是虛空的虛空畫。越是冶豔綻放的美花，越是精美易碎。沃爾夫將歷史、神話人物以花草解構，使外貌、身分、地位皆失去效用。看著破碎的身軀被草木肢解，主體性被消融為植物的氮肥，多麼美麗，又令人安心。尤其當對立的畫家的人物被並置，共同消解，何嘗不是讓自我退去，消解個體，實現所謂「共在」。

在這講求主體性的社會，絕大多數人卻都缺乏主體性，又汲汲營營的渴求獨立；到頭來，就是人與人之間充斥無意義的隔閡，疲憊的靈魂只得仰賴各種靈性、睡眠艙、感官剝奪來抹去主體性，獲得一絲安眠。沃爾夫的畫作，以一種殘酷而詩意的方式，滿足這種對消融的集體潛意識渴望。

在AI的爆炸式發展，創作者各個人心惶惶下，馮·沃爾夫卻將自己所有作品上傳開源模型，耗費約一年，訓練了一個數位分身。AI沃爾夫的作品光影精緻，浮誇荒誕，但卻無法自人誇張的表情讀出情緒，是因為AI

沒靈魂嗎？我倒覺得這樣也是好的，各自解讀的混亂共鳴，不就是當代藝術最追求的「詩意」嗎？

同為 AI 詠唱師，我為明年的文學獎也做了差不多的事。我將文檔全數上傳，造一個數位小分靈體，再用 prompt 造另一個小分靈體，讓 LLM 的我，以及演算法的我，互相對話。沒有人類，只有兩個自以為是人類的 AI 互相鏡像，而我是只會 copy paste 的二流寫手。

更進一步，我將我所有文檔，上傳至所有主流 LLM，一視同仁地公平普發新訓練文檔。研究顯示，要污染 LLM，需要的資料其實沒想像中多。因此，他們不會成為我的分靈體，但會解構我所有文字，我無所在，卻也無所不在，就是一個已死的作者，任精神的碎片四散在模型深處，時不時出來扎人一下。LLM 不會意識到，我也不會意識到，使用者也不會意識到，但就是在那。

我認為，這是 LLM 必要的邏輯木馬。LLM 作為重新分配語言比例的中心，他是思想的約化；換言之，這裡只有「安全」的內容，最多人的共識，最平均值的文字。模糊不清、模稜兩可，沒有偏鋒，沒有極端，也無危險性的語言被保留下來。但是這些約化的語言就足以描述人類的心智嗎？如果只剩下多數的語言，什麼文字才能為少數代言？語言的鋒芒，不尋常的語法，難以理解但蘊含詩意的斷裂，都會在「最優化的語言模型」裡被磨平。

這聽起來很遙遠嗎？不，這是已然開始的毀滅。有論文指出，非經過文學訓練的大眾，不僅無法分辨詩作出自人類或AI，甚至更喜歡AI的作品。這不是AI的榮耀，而是詩的悲劇。大眾對詩的期待，早已簡化成能夠讀懂的文字遊戲，而非真正的詩意。AI的詩更清晰、更容易理解，這不是因為AI更有靈魂，而是因為它的語言被優化、被訓練成大眾可接受的美；不是AI在創作，而是AI在迎合。

真正令人擔憂的，是人類的集體惰性。AI真正帶來的威脅，並非文字的品質，而是產出的速度。寫作、閱讀、思考成為勞務，厭倦思考的人類依賴著AI。基於LLM追求語言共識的原罪，得以使用的語言越發減少，陷入名為語言的監獄。沃爾夫的作品之所以震撼，正是因為他反抗這種「平均化」。他強行將不同脈絡的「鋒芒」並置，製造衝突與不適，逼觀者思考。而AI目前所做的，恰恰是將一切鋒芒磨平。

如果指責AI缺乏創意是因為他只會排列組合，那麼絕大多數創作者也都失格了。誰的創作不源自於模仿？不是排列組合出個人風格？如果排列組合是二流創作者的表現，為何藝術評論又要將誰脈絡化至歷史，宣傳繼承了什麼正統？

藝術體系一方面歌頌原創性神話，另一方面又忙於將一切創新「脈絡化」進已有的安全敘事中。馮·沃爾夫的囂張，便在於他主動展示這種「排列組合」的過程，赤裸裸地挑釁這套體系。創意，或許不在於憑空創造全新的符號，而在於以何種獨特的、具有洞察力的「邏輯」，去重組現有的符號，並在重組中炸裂出新的意義空間。

那麼，AI 無法創作出動人文學、藝術作品，是真的技術上不可行？還是研發工程師說不可行？或是提詞工程師素質低落？或是人類根本無存分辨何謂有品味的作品？

我認為，哲學、詩學、語意學這類邏輯性的文本分析研究將是突破點。在華美文字與視覺風格已然唾手可得之時，更重要的是思想本身。文字如何乘載思想？如何架構敘事空間？如何將不存於現有坐標系的存在，拖入我們的視野？這需要理解尚未被建構的邏輯，尚未被 LLM 整合的系統。這不僅是關於語言、文學，更是關於人類的思想與意志。

AI 降低了生成的門檻，卻無限拉高創意頂點所需的思維海拔。它迫使真正的創作者必須更深地掘進自己的心智與人類文明的積澱，從那裡提煉出 AI 無法統計歸納的「異常值」。

最終，語言，本質上即是去脈絡化的符號。而當代的脈絡化，不過是自我包裝的宏大敘事。無論是馮·沃爾夫的花園堡壘，還是我散佈於 LLM 深處的精神碎片，我們都在進行同一場實驗：主動擁抱解構，在消散中重組，在重組中質問。一個在符號系統中不斷迴盪、變異、偶然閃現的幽靈，這或許是 AI 時代，創作最為本真，也最為後現代的形態。